

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

普
度

报告文学

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普 度

竹 林

普 度

竹 林*

古往今来，爱所创造的奇迹连冥冥之中的神灵也会感到惊讶。比如，瘫痪的勃朗宁夫人因沐浴在爱河之中而重新站立起来，她因此而吟唱的诗句如花朵般装点着人类爱情的圣台。

然而，是否有一种爱情，它超越了个体的生命，可以像春天的雨，给灰暗的大地带来绿色的新生？可以像博大的海，将五大洲拢进自己宽阔的胸怀？甚至可以……如茫茫宇宙中的太阳那样，照亮另一批旋转的星球？

1995年初夏，68岁的顾娟孑然一身，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来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没有疲惫，却有难以言说的伤感在心头汹涌。行李好重，两只大箱子，装得满满的都是药，针剂、胶囊、熬至黏稠的膏剂……太重了！一袭轻

* 竹林，原名王祖玲，1949年生，女，浙江吴兴人。上海作协专业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生活的路》、《女巫》、《挚爱在人间》等。本文原载《特区文学》2001年第4期。

软的长裙，白皙的额头已渗出汗珠，在来来往往的高鼻子蓝眼睛之间，她显得那么弱小和无助。但是她的脸上依然挂着充溢着坚强和自信、勇气与毅力的微笑，还有高贵。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菩萨般的慈悲、婉约的高贵气质，使她那张原本鹅蛋型的、酷似观音的脸上更显出了一种悲天悯人的圣洁。

“一民，我们到了。”这是心语。随时随地，她从不孤独；随时随地，他都陪伴着她。他是她生命的支柱。

她奋力将大箱子拖上行李车，有人来迎接她了。车子在迷离闪烁的灯光中穿梭，而此刻她眼中所看见的，则是他乌黑闪亮的眸子，穿透重重夜幕，越过滚滚红尘，从遥遥天际向她俯视，那么纯净和一往情深。

半个世纪前，他是上海法学院的高才生、德国柏林大学司法研究院的硕士；而她——江南名医顾筠山最钟爱的小女儿，则就读于东吴大学法学系。一见钟情的妙龄男女，卿卿我我的絮语里填满了神农氏、华佗、李时珍、《本草纲目》、《黄帝内经》、《伤寒论》……她5岁时就跟着父亲学医，玩耍时唱的儿歌是：“弟弟卖草药，百元皆归母……”在江苏南通她家祖传的中药店福寿堂附近就有一家德国人开的医院，许多德国医生看不好的病人抬到福寿堂来，服了父亲的药，病就好了，欢乐的笑声代替了痛苦的呻吟。还记得有个乞丐身上长满了恶疮，路人无不掩鼻而过，可父亲把他接到家中，治愈了他的疮，还送他干净暖和的棉衣穿。许多人盛赞父亲的善举，父亲却不以为然：“福寿堂就是悬壶济世，造福苍生。”

父亲是福寿堂的第十三代传人。

追溯到明代，先祖顾邦贤在当年家乡水灾后疫病大流行之际，分文不取为贫苦百姓送医送药，挽救了无数灾民的生命。所以当地的地方志上记载：“百姓乡亲皆往福寿堂拜谢邦贤。”

还记得小时候，一场古怪的重病使她昏迷不醒，连父亲也束手无策了。仿佛从天而降似的，当时名倾东南佛国的印光大法师出现在她面前。大师救了这个福寿堂的孩子，并收她为关门弟子，要她在未来的一生中“拔众生苦，与众生乐，救患者于水火”。

大师的教诲，祖传医德的馨香，如清澈透明的流水，源源不断滋润着成长中的少女。一心向善的愿望就像莲花的种子，在少女的心中生根发芽，并孕育起初绽的蓓蕾：她立志成为福寿堂第十四代传人。后来，当她被关押、被批斗、被弄得家破人亡时，仍咬着牙，在幽暗如豆的灯光下奋笔疾书：“吾与夫君一民相识之初，即有一语相赠——‘意志坚定，吾愿献身；普度众生，济世救人。’虽横遭磨难，此心亦万不可动！此志亦万不可移！”

接下来的日子异常忙碌，她是来这里参加首届世界传统医学大会的，对此《华盛顿新闻》已有报导：“将在大华府阿灵顿水晶城召开的首届世界传统医学大会，是一次汇聚全世界的名医既作学术交流，又面向社会对公众开放的引人瞩目的大会。它是由美国国家医药博物馆及传统医学杂志牵头筹组的……中国福寿堂十四代传人顾娟医师将到会介绍福寿堂秘方对癌症病人的疗效。”

走上讲坛的时候她是沉静的，细长的双眸在镜片后面闪着明澈的智慧的光芒。然而，有谁知道，到美国后的每个晚上，她都在悄悄地哭泣。她怎能忘记，那时候，他含笑地叫着她的小名：“蓉蓉，毕业以后去哪里？”她却调皮地反问：“你呢？”他也不直接地回答：“我们都不要说，把想法写在手心上好吗？”于是两只青春的手一起伸出来，你的字和我的字，在瞬息之间进入我的心和你的心：“留美。”

如果不是世事变幻，这对情侣本来早已可以远渡重洋了。当她还在上海教会学校善道女中读书的时候，已经因为出类拔萃的学业而在众多洋学生中间脱颖而出，获得了校方保送去英国剑桥大学深造的机会。但是父母亲舍不得让这个女儿小小年纪就出国去，她只好把推荐信锁进了抽屉。想不到留学之梦也就此锁定，再也无法开启了。

晴天一声霹雳，在“镇反”运动时，两个正直善良的好哥哥因遭诬陷而被“镇压”。那时她正在上海江湾地区的一所行政干部学校里学习。而该校的校长正是副市长潘汉年。潘汉年来学校看望学员时，平易近人，还亲切地称她“小中医”。她为之感动，就提笔给他写了一封信，向他申诉自己两个哥哥的冤情。信寄出不久，在希望和期待中，她竟被一副铁镣锁进了监狱——后来才知道，因为潘汉年也成了阶下囚。

她是学法律的，可是她连问个“为什么”的机会也没有。阴暗的牢房里，瑟缩在前任牢友留下的污迹斑斑的棉大衣里，她读着他辗转捎来的信：“亲爱的蓉蓉，无论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我们的心都是相通的。蓉蓉，答应我……”

他是在向她求婚——不是向那个端庄秀丽的大家闺秀顾

娟，而是向这个代号“1607”的囚犯求婚！泪水湿透了纸背，她对自己说，不，不，他太好，太好了。我不能同意，不能连累他，不能……

然而她终于成了爱情之网里的俘虏，连一声微弱的抗拒也不能发出。因为那网是黑暗中光明的旗帜，丝丝缕缕都闪着高尚、纯洁、完美的光芒，丝丝缕缕都散发着永远神圣的气息。半年之后，刚刚走出牢狱的她终于披上了婚纱。在杏花楼举办的喜宴上，她含泪为两个空置的座位斟上了酒。她相信冤死的哥哥如泉下有知，也会来祝福她这个妹妹的……

“我运用中医方法治疗癌症肿瘤，总的指导思想是：通过脉象分析来确定患者的病情程度，然后，在控制的基础上，渐渐增强人体内的抗癌能力，抑制癌细胞的发展，最后彻底排除和消灭癌细胞……”她侃侃而谈，如数家珍。不同肤色的人在�她面前排起了长龙，不同颜色的眼睛瞪着她……她的手，那奇妙而纤细的手指，在患者的腕上轻柔按下，无论怎样的疑难杂症，甚至一生的病痛都在她娓娓道来的言语中了。精确中透着优雅，果断中含着温情，寥寥数分钟的检查，犹如弹奏一首生命的赞歌。

“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人们惊叹不已。她却不以为意。这实在算不了什么。因为这是她几十年刻苦学习、钻研、实践的经验和结晶。她早已达到了所谓人见其形，我见其神；人见其皮毛，我见其肉肉的游刃有余的境界了。20多年前，她在无锡一家医院看门诊，高超的医术轰动了这个城市，病人们称她为“活菩萨”。可是却有三名商业局的副局长

吃饱了没事干，想来试试她的医术，故意找她切脉。谁知这一试麻烦就来了，她望着他们，字斟句酌地说：“你们三人中间，王同志的病很严重。”这位王同志是山东人，自觉身体最棒，自诩从出娘胎就没打过针吃过药，况且不久前还在市中心医院进行过体检，一切正常。王同志把胸脯拍得砰砰响，哈哈大笑地将她嘲弄了一番：“没病说有病，原来上海来的医生医术也不过如此。”她心里很难过，因为眼前这个嘲笑她的人患的是晚期肝癌，死到临头他还不自知。另外两位副局长将信将疑，回去后把王同志的病情汇报上去了。市委马上派人送王同志去北京检查。一个月后，王同志带着北京权威医院肝癌晚期的诊断回来时，已经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

台湾的林家鸿先生，陪同妹妹千里迢迢飞到上海，到她的寓所里求医。她一切脉，对林先生说：“不好，赶紧送她进医院。”林先生不解，妹妹的确有病，但此刻坐在那里，又说又笑，马上送医院干什么？当着病人的面，她只好支支吾吾：“送医院挂盐水。”林先生仍在迷惑中，她不得不悄悄如实相告：“令妹只有 5 个小时的生命了。”林先生将妹妹送到附近的一家空军医院，医院里的医生又好气又好笑：好端端的人硬说活不过 5 个小时，只怕你们一个个都有神经病！一定要挂盐水？那就挂吧！反正是你们自己要求的。然而两个小时后，“好端端”的病人就不行了，空军医院赶紧将她转到长海医院，3 小时后林先生哽咽地给顾娟打去电话，告诉她因抢救无效妹妹已去世。

手指的精妙感应能与先进的医疗仪器比美。曾有位少妇请她看皮肤病，她一把脉，说你的腹腔左侧有一个 4.3 厘米

的囊肿。少妇柳眉飞扬，不敢相信，但还是赶到医院去做了B超，而B超的影像毫不含糊地显示了那个囊肿和囊肿的体积——不大不小正是4.3厘米。

来自香港的汪先生，身体并无大的不适，只是久闻顾娟大名，想请她把把脉而已。想不到这一把脉也出了问题：“你的左肾上有一个肿瘤。”汪先生惊讶得说不出话，暗暗在心里连呼“晦气”！飞回香港作检查，只盼着顾医生是“瞎说”。然而现代医学的检测手段无情地显示了与顾娟一模一样的诊断。汪先生赶紧又飞来上海：“顾医生，我向您负荆请罪，我不该在心里骂您，请您为我治疗……”

这一切的一切，她早就习以为常。对病患者而言，诊断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治疗。当数不清的绝症患者在她的治疗下起死回生，将她誉为“神医”时，她总是谦虚地含笑说，神奇的不是我，而是中华医学。中华医学太神奇，太伟大了！

但是我们这个创造了中医的民族，反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在她的父亲顾筠山时代，国民党政府甚至下令中医不得列入学校教育。顾筠山只能在家亲自教授他的孩子们。而丈夫曹一民对她说：“中医得不到重视，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不像西医那样有完整的现代科学理论作基础。中医要发展，只靠继承是不够的，还要创新，还要借鉴西医和现代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手段……”

于是，中医世家女儿的丰盈学识与法学硕士的睿智在爱情之火的熔炼下，产生了奇妙的结晶。早在东吴大学读书时，她就常常抽空去同德医学院旁听，还和该院的同学们一起上

生理解剖课，并因此对中医的“望闻问切”理论有了更深的感悟。丈夫的这番话又为她继承和发展祖传的医术理出了明晰的思路。新婚燕尔，两人便养了一大群鸽子、兔子、老鼠、鸡、鸭……对祖传的秘方，以科学的方式作动物试验，左邻右舍不解其意，纷纷捂着嘴巴笑：“两个大学毕业的高才生没事干，整天在家养动物玩。”可是忽然有一天，院子里的动物被偷光了。两个人望着空荡荡的仅剩了几根羽毛的院子，傻了眼。真不晓得是何方的窃贼，什么不好偷，偏偏来偷这些身上已接种了癌细胞的动物。终于，有人吞吞吐吐地来试探了：“听说，你们天天给动物打抗癌的药？动物体内有药，人吃了也能抗癌治病吧？”

明白了，人家偷的不是鸡鸭，而是药，是可以抗癌治癌的药。事情有点可笑，可他们笑不出来。曹一民沉思道：“蓉蓉，癌症太可怕了！我们一定要攻克它，打败它！我的愿望是，有一天当人们听说自己得了癌症时，就像得了一场伤风感冒那样无所畏惧。”

“这也是我的愿望。”她依偎着他，无限的幸福在理想的境界中升华。

如今她带来的这些药，都是经过千辛万苦的试验，在祖传秘方的基础上经过改进、筛选而制成的。它们已通过这次会议的特别检测，而且作为医学成果展示出来了。而事实上，这些药所治愈的各类癌症及疑难杂症病人，在祖国大陆、在台湾、在港澳、在日本、新加坡以至美国、加拿大、澳洲、阿联酋……早已不计其数。宛若活在人间的白衣天使，她只知以慈心朗照苍生，以岐黄妙术挽救生命，并不为自己的成功

作过统计。对记者的采访她也十分淡然。她只觉得自己还任重而道远。在当今世界，人们依然谈癌色变，丈夫所说的“得了癌症就像得了一场伤风感冒那样无所畏惧”的一天远未到来。

好像自己在一天又一天地谱曲，但最完美的歌声仍没有唱出来。

“顾娟医生，你能否谈谈对治疗脑部神经胶质瘤的体会？”

“啊，胶质瘤？”她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看这种病最带劲了，我最喜欢看了！”

看她眼里闪出的奇异光辉，那种特别的兴奋，让不明就里的人以为这似乎是一种药到病除的小毛病。

但是事实上，神经胶质瘤是脑癌中最险恶的一种，其治疗方法，至今国际上尚在探索。目前美国已集一流顶尖的专家集体研究，发明了20分钟内打开血脑屏障、将一种特制的新型药物直接注射到瘤体的新方法，可是接受试验的病人仍一个个相继死去。我国也投入了巨资在研究。可是顾娟治愈的脑部神经胶质瘤病人，已有十几个了。

1990年夏日的一个早晨，在上海航天局工作的林迦南走在镇宁路上，迎面遇见了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季元身——他们不仅在高中时是同学，而且一起毕业于华东理工学院。老同学邂逅，林迦南自是很高兴，可再一看，又高兴不起来了，因为眼前这位又高又胖的老同学居然坐在自行车上，由妻子艰难地推着。他很奇怪，忙问：“你怎么啦？”季元身告诉他，自己身体不好，脑子里长了个东西，走路不稳，准备到华山医

院开刀，现在去厂里把工作移交一下。林迦南还想问什么，只见季太太在旁对他使眼色，只好闭口不言了。

这天上班以后，林先生越想越不对头，老同学是航天局所属一家工厂的副总工程师，技术骨干，年龄不过 50 出头，即使生病住院也不至于要把工作移交掉呀。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中午休息时，他匆匆赶到季家，门铃按响以后，季太太下楼来了。她一见林迦南眼泪就流出来了。

“林先生，实在对不起，我只好在这里跟你讲。”季太太一面哭一面诉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老季说他眼睛看出去一切东西都呈 S 形，地板也是波浪形的，走路走不稳，头不能朝后仰，一仰就摔倒。去华东医院看眼科，做了脑部 CT，结果检查下来说是脑子里长了个鸡蛋大的胶质瘤。医生讲要开刀，并讲开刀还是华山医院技术高，因此给我们转到了华山医院。你知道老季是搞工科的，这些年一心扑在工作上，对医学上的事也不懂，倒是厂里蛮关心蛮重视的，派了厂医陪我一起到华山医院找了最好的神经外科医生，希望他能给老季开刀。可是他一口拒绝了。我们又找到他家里，苦苦哀求。他叹口气说，不是我不肯开，而是开刀以后，85%的可能是病人当场死亡，还有 15%的希望则是成为植物人。因为这个胶质瘤是长在脑浆中间的。”

说到这儿季太太已泣不成声。林迦南心情沉重地问：“那么，老季他自己还不知道？”

“他不知道。”季太太抽泣着说，“他还想着到华山医院去开刀呢。可医生讲他的生命只有 3 月了，最多不超过 6 个月。你上去，千万不要让他看出什么来。”

林迦南点点头：“季太太，你也不要难过。我给他介绍一位中医。等一会我们说服他去看中医。”

书生气十足的季元身显然不明就里，他像研究机械图纸似的把医院拍的片子拿给老同学看。林迦南见肿瘤有鸡蛋大，奇怪的是这只“鸡蛋”好像树一样周围长满了一条条的“根”，一直深入到四周的脑组织里。再看CT诊断结论，上面赫然写着“大脑深部中线结构占位（胶质瘤）”。

“我现在成关公了，睡觉不能闭眼睛，要睁眼睡。”季元身无奈地开着玩笑，“所以只好去吃一刀了。”

“开刀多痛苦呀！”林迦南乘机说，“我劝你不要开刀，还是去看中医，吃中药吧。我认识一位非常高的中医。”

“林先生说得对，开刀太吓人了，还是吃中药保险。”太太心中有数，也在旁规劝。

说了半天，季元身总算同意去看中医。林迦南立刻拨通了顾娟的电话。

当天晚上，林先生和季太太如绑架般架着蹒跚的季元身来到顾娟家里，匆忙中连病历、片子都忘了带。

搭脉的时间不算很长，但对季先生和季太太而言，仿佛过了一辈子。连林先生在旁也紧张得大气不敢出。一间十几平方米的简朴客厅内，寂静无声，但这显然是激战前的寂静。顾娟蹙眉凝视，全神贯注地捕捉来自病人体内每一个微妙的信号。清代医学大师徐灵胎曾说：“每视人疾，穿穴膏盲，能呼肺腑与之作语。”这是曹一民极为推崇的境界。此刻如一民在天有灵，那么他会看到他的爱妻正处在这种境界里了。

病情是险恶的，华山医院最优秀的神经外科医生绝非在

瞎说。但是她明白，自己的举手投足，都牵动着病人的喜怒哀乐；一颦一笑，更关连着病人的希望与失望。沉吟片刻，她点点头：“我明白了。”

明白什么？是3个月至6个月的死刑？还是尚有缓期？季太太不敢说不敢问。只见顾医生微笑地望着季先生：“我让你不吃一些东西，比如鸡、鸡蛋、牛羊肉、海鲜，还要戒烟戒酒……你能做到吗？”

季太太的心咚咚乱跳了半天，想不到只提了个这么简单的问题，差点脱口而出代丈夫回答，却见丈夫已经老老实实在那里点头了：“能做到。”

“我还有一些禁忌需要太太配合，比如治疗期间，不可以有夫妻生活，能做到吗？”这温言软语，谆谆诱导，如慈母对孩子般亲切耐心。

“能做到。”季氏夫妇并排坐在沙发上，也真像幼儿园的小孩一样乖顺。

“还有，在治疗期间，不要去做CT，核磁共振，”顾医生不容置疑地吩咐，“以后什么时候做，我会告诉你们。”

“噢！”季元身再一次点头。

“你听我的话，我会尽力而为，你有信心吗？”微笑又在那宛若观音般的脸上荡漾了。

“有信心。”后来当康复后的季元身回忆这一幕时，觉得顾医生的微笑似有一种魔力，一种让人心悦诚服地安宁下来的魔力。信心就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希望也在不知不觉中展现了。走出顾医生的家门，他觉得一切变得简单极了。

两星期后，季元身突然腹泻，每天七八次。季太太着急

了，打电话告诉顾医生。顾医生一听哈哈大笑，说：“见效了，见效了！”

一星期后，季元身的腹泻自然停止。又过了一星期，季元身发现脖子后面的肿胀部消了，抬头也不再摔倒了。眼睛望出去的S形拉长了，地上的波浪平坦多了，走路也自然了。半年以后，他就可以自己到室外去活动了。

过了一年左右，他已经能骑着自行车到处转了。后来他竟嫌自行车不过瘾，干脆换了一辆助动车，风风火火地开来开去，精神焕发，疾病好像已经抛到了九霄云外。

又过了一年，也就是服药两年以后，顾娟对他说：“现在你去做个CT检查吧。”

季元身出现在华东医院时，医生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待片子拍出来，证实原病灶消失时，医院更是一片轰动：这个人没死？他吃了什么灵丹妙药？

问来问去，顾娟还是那句老话：“中华医药！”

1997年春，在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播出的顾娟专题片里，她回答记者说：“没有这个药，我医生再神也没有用。这说明什么呢？我们中华医药是有很大潜力的。只要你真的肯专心研究，我们一定有很大的成果，能救千千万万的病人。如果中华医药确实没什么效果，我也不会把我这一生投入到里面去了。我从5岁学医，做研究工作到现在，将近半个世纪了，看过的国内外病人实在太多了。全世界都有病人在我这儿看病，现在他们说是我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不是的，应该说中华医药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我们中华医药是神奇的。”

病愈后的季元身接受了多家工厂的聘用。在新千年到来之际，他又偕夫人飞抵澳大利亚，以新的健康，享受那儿的阳光、沙滩和海洋，拥抱新世纪的新生活。

就是这曾使无数绝症患者获得新生的中华医药，展示在那次世界传统医学大会上。它们极其昂贵，特别是抗肿瘤的药，每克的成本高达 1000 多元，而一个疗程的药（20 多天）内至少得加入 8 克这种成分。可她总是向病人无偿奉送。治愈一个白血病人往往得耗资 100 多万，治愈一个癌症病人至少也得花几十万元。目前这些经费都是由她在海外经商的表弟赞助的，而她自己平时则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经常半碗泡饭，十几粒花生米就是一顿晚餐了。在大会咨询处，慕名前来治病的人按规定掏出钱来付费，她轻轻推开说：“我行医数十年，从未收过病人一分钱。这是我的先生和我一起定下的规矩，我不能破坏这个规矩。”

人们听不懂了：“这是什么规矩？你的先生他是什么人？难道不是中国人吗？”

“我的先生，当然，他是中国人，最优秀的中国人。我们一步步走近，就是为了点亮彼此心中的灯——这是觉悟的灯，奉献的灯，以慈悲和爱抚慰生命的灯。”

“弘扬祖医岂图报，一心一意度众生。”这是婚后的一民对妻子的爱情赠言。而为了这个诺言，他甚至放弃了自己的专业，拜妻为师，也埋头钻研起中医经典来。顾家祖传的医书一本本都被他读透了。爱情，在这时也有了美丽的结晶——一个可爱的男孩降生了。

给孩子起名的时候，夫妻俩依然像初恋时那样猜谜。他们摊开手心，一个在上面写着“国”字，一个写着“平”字，不约而同地，都用上了陆游的诗：“位卑未敢忘忧国”，“犹当出作李西平”，于是，孩子起名国平。

小国平10个月多的时候，顾娟工作的水泥厂党支部周书记找到她：“小顾啊，你是咱们厂里屈指可数的大学生，又是先进工作者，要带头靠拢党组织，向我多提意见。”

周书记的态度那么诚恳，如果没一点表示也不好意思。她想了想，觉得周书记也确实有些缺点，于是就写了一张大字报：“周书记，你喜欢听人奉承……”

厄运随之降临，不久厂领导宣布了发配她去新疆的决定，还说这是为了让她“戴罪立功”。

“戴罪……立功？”她懵了，“请问我犯的到底是什么罪？是行政罪还是司法罪？如果是行政罪，那么组织上给我的这么多奖状如何解释？如果是司法方面的，那么轮不到你们来处理。这些问题必须给我讲清楚，否则，你们的决定对我无效。”

但那不是一个法治的时代，任何雄辩的道理在权力面前都是苍白的。一周后，厂里发出公告：“鉴于顾娟不服从戴罪立功到新疆去工作的组织安排，现决定对其作开除出厂的决定。”

一阵天旋地转，她摇摇晃晃地走回家去。半路上，一口鲜血喷涌而出，她昏倒在地失去了知觉。

从昏迷中醒来，她最先看见的是一双熟悉的眼睛，那么温和，那么亲切，同时又那么焦急地注视着她：“蓉蓉，不要

说，什么也不要说，我都知道了。”

“不，我要说，一定要说。”他的声音，他的气息，他看她的样子，一切的一切让她心痛，“一民，我现在是被开除的人了。谁都知道，好人是不会被开除的，只有坏人才会被开除。我被开除了，前途也没有了。而你还有前途，如果你……如果你重新作一次选择，我不会怪你的……”

“蓉蓉，你在说些什么！”他生气了，从来没见过他这么生气过，“什么你呀，我呀，难道我们不是一个人？难道我的灵魂可以从你的身体里分割出来？难道你的灵魂可以离开我的身体？有一首诗说‘冬雷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可是我要说，即使天地合，我们也不会分开；即使肉体消灭了，我也要携着你的灵魂飞升，飞向宇宙，飞向太空，以我们的精神，以我们不灭的爱心，朗照苍生！”

“一民！”她哭了。泪水痛快地流着，是痛苦的泪，也是幸福的泪；这是从大痛苦中流下的大幸福的泪。

“蓉蓉，你听着，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丈夫如一座可靠的山矗立在她面前，“我决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对你这样明目张胆地打击报复。我要背水一战，为你讨回公道。”

“那么孩子怎么办？”她泪眼婆娑地问。

“最坏的打算无非是成为‘曹氏孤儿’吧。”丈夫故作幽默的口气并不能掩饰满腹心酸。她立刻明白了他的用意：“你是想先把孩子送给别人……”

天哪，这怎么可能？孩子出生时，被放在磅秤上称体重，护士小姐翘着兰花指拨弄秤星，她心痛得差点对着护士大叫：

不要称了！因为秤盘是铁的，又冷又硬，儿子身上什么也没穿啊！

然而，另一个更严峻的现实是那个时代的人有目共睹的，那就是，作为一个“坏人”的后代，会被终身刻上黑色的印记，永远打入另册，将来求学、工作均是障碍，他将永无出头之日。想来想去，夫妻俩决定暂且把孩子托给奶妈王承瑛。王的丈夫姓洪，洪师傅一家有5个孩子，最小的儿子正好与小国平同年同月生，不幸夭折在襁褓中。据洪师傅的宁波乡俗，被称作“奶末头”的小儿子是不能死的，否则这家人会断根。王妈妈本来就喜欢小国平，现在能够抱回家去养，仿佛“奶末头”再生，开心得不得了。洪师傅更是笑得合不拢嘴，诚心诚意地说：“你们放心，洪家吃饭，国平吃饭；洪家吃粥，曹国平也一样吃饭。”

不曾想到，当一天他们去洪家见儿子，却只见门户紧闭。洪家搬走了，儿子就这样失去了联系。

“竹密不妨水流过，山高岂碍白云飞？”把苦咽下，是为了“拔众生苦”，将痛忍住，是为了“与众生乐”。1960年，这对相濡以沫的夫妻开始正式义务行医。

最早来找他们治癌的病人是住在同一条里弄内，名叫梁庆英的少妇。

“自从我生病以来，我丈夫就说他是和尚，我是尼姑。现在新华医院要为我作局部切除，这样的话，我这辈子就完了，我们的夫妻关系也完了……”梁庆英一面说一面抹眼泪，原来她患的是阴部皮肤癌。

“不要急不要急，”顾娟像姐姐般安慰她，“我先给你检查

一下。”

病情确实严重，局部腐烂的皮肉发出刺鼻的恶臭。顾娟却胸有成竹地说：“你的病应该是可以治好的。不过你自己首先要有信心，要乐观，要开心，要笑……”

笑？沉痾已久的憔悴脸庞哪里笑得出来？但是望着顾娟菩萨般亲切的面容，听着她那不容置疑的鼓励，心如枯木逢春：“我的病真的能治好？那我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

听她这么说，顾娟反而不安了。她那求助的目光投向丈夫。丈夫心有灵犀，忙帮妻子讲话：“千万不要这么说。你得了病，已经很不幸了，我们怎么可以收钱？”

妻子微笑颌首，为梁女士配制了内服和外洗的两种药。梁庆英每天到她家里来，她都跪在地上为她擦洗。从患处发出的异味任何人闻到了都会作呕，但顾娟不但擦洗换药，还要仔细观察，往往一跪就是个把小时。她为梁女士病情的每一次细微变化而高兴，一面柔声细语地安慰病人：“现在好多了。开心吧！要笑、要笑啊！”

梁庆英想笑，可是大滴的热泪从眼里滚落出来。走遍大半个中国，她已看惯了冷若冰霜的医生，在他们的眼里，只有她身上那块病灶。而这位年轻的顾姐姐看到的却不仅仅是她的病，还有她这个人，这个正当青春年华需要有幸福的女人——她的精神也需要关怀、慰藉。

顾娟给病人治病，总是在药物和精神两个方面进行。所谓精神，就是让病人树立起战胜疾病的乐观与自信。如果没有这种自信心，整天陷于忧郁绝望中不能自拔，那么再好的药用下去也是事倍功半。每每顾娟面对绝症病人，总是说：

“我把药用下去了，现在能不能见效就看你自己了。”而她特有的温情和微笑，以及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慈怀柔肠，能让每一个接近她的人都如沐春风，以致未曾服药心底就有了一份浓浓的暖意，一种深深的自信。作为一名医生，顾娟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把尊重生命和人的尊严放在首位。整整8个月如一日，顾娟趴在梁庆英的身子下面为其治疗。后来，面对许多生殖系统生了肿瘤的女性患者，她总是不厌其烦地劝说：“子宫不能切，切了你的家庭幸福就没有了。”仿佛神助，她治子宫肌瘤的效果达到了99%，可以说几乎是治一个好一个。有的宫颈癌患者，服了她的药后瘤体竟从阴道口自然脱落了。

8个月后，梁庆英的病彻底痊愈，为了表示感激之情，她准备了大包小包的礼物和丈夫一起登门酬谢。

顾娟无论如何也不肯收礼。梁庆英急了：“顾医生，你不嫌脏不怕累，吃辛吃苦治好了我的病，连这一点点薄礼都不肯收，我心里怎过意得去？”

顾娟微笑地望着梁女士，望着她那曾经萎黄、现在已泛起红晕的脸颊，望着她和丈夫相依相偎的幸福模样，一时间心底的快乐如泉涌，晦暗的天空也变得无限光明：“你的病好了，就是送给我的最大礼物，再没有比这更好的礼物了。一民，你说呢？”

曹一民深情地凝视自己的妻子，使劲点头。两个人品尝一个幸福，幸福就变成了两个。

“她现在不是尼姑了。”梁庆英走后，顾娟悄悄握住了丈夫的手。

“他也不是和尚了。”相视一笑，爱之歌谱出了新的篇章。

是啊，任何一个家庭里只要有一个重病人，全家人都会跟着痛苦不堪，不仅为了治病而倾家荡产，还要在精神上受折磨。治好一个癌症病人，也就等于救了他一家。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啊！

“规矩”就是这样定下了。从此以后，每天，每个清晨和黄昏，他都牵着她的手，穿过喧闹的街市，为病痛中受苦的人送去他们精妙的医术和一片悲悯的情怀。患者康复，愁云笼罩的家庭又有了欢声笑语。出于发自内心的感激，病人要付诊费、药费，要给他们送礼物，而这一切情理之中的事，都被他们坚决地拒绝：“你们生了病，已经很不幸了。怎么还能忍心收你们的钱？”

人们惊讶，在惊讶之后，是心弦的震动，泪泉的奔涌：原来生命还能这样地被爱，被抚慰！原来冷漠的人世间还有如此恢弘的大爱。

那时，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顾娟自被“开除”之后再也没有工作，曹一民脱下方帽子后就一直在家研究医学，也没有任何收入，全家只靠年迈的老父的一点可怜的收入度日。30多年以后，面对记者的采访，她哽咽着说道：“我们给病人治病那么多年，到病人家里连杯水都不喝，最后由于政治的压力，经济的压力，简直没有办法。但是我们要做研究，怎么办呢？我们只好自己喝酱油汤，喝盐开水，把钱节约下来救病人。到外面出诊，为了省下4分、5分钱的车费，无论下大雨下大雪，都是走着去。现在说出来你们不要笑，我脚底心都是老茧，像石头一样，非常硬的。两个人手搀着手走路

是有名的，人家都说我们是好夫妻，可是人家不明白，如果我没有我先生的搀扶，我在这条道路上怎能坚持走下去？所以我非常感谢我先生……”

而这一切，面对手持美金的洋人，又让她如何说？如何说？

“能用中医治病的医生那么多，为什么你能独占鳌头？”在会议上，《基督教箴言报》的一位记者向她发问。

“这话未免夸大其词，”顾娟温婉地笑着，话锋随之一转，“其实，中医之为术，学易而精难，行易而知难。只停留在学与行的境地，还只是得其术，只有进入精与知的境界，才算得其道。因此，我总觉得，中医理论研究还亟须深化。我们中医诊断疾病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仅仅跟着感觉走还不行，因为科学研究要有可重复性。”

记者信服了。这番话也使他对传统中医的看法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因此他在一篇报导中写道：“顾娟给我们带来的是强烈的现代感，她使我们看到中医在人类最终攻克癌症等不治之症方面的独到之处和应有地位；她使我们看到中医正与世界接轨。我们不得不被她的魅力征服。顾娟一再称中医是座宝库，其实她自身也像是座宝库。”

应该说，这段文字写得十分到位。但这位记者却并不知道，在“宝库”的形成过程中，她历经了怎样的艰辛与劫难！如果没有爱的力量，这“宝库”又怎能从炼狱中诞生！

在那些动乱黑暗的日子里，他们心中的明灯不熄，只因为她有了他，他有了她。

家里已经一贫如洗了，连扫地的扫帚都是断了柄用铁丝缠上的。每月只有一斤鸡蛋，他一个也舍不得吃，经常煎好荷包蛋，留给被监督劳动回来的妻子吃。有一天，她收工早了，回到家里，发现他正匆匆忙忙地扒一碗白饭。他看见她进来，显得有些慌张，似乎想掩饰什么，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她清清楚楚地看见他面前什么菜也没有，只有一碗酱油汤。

“一民！”她的鼻子发酸了。

“别哭别哭，”他以自己特有的幽默逗她，“虽然我还没等你回来，就把荷包蛋吃掉了，可是你那份还给你留着呢，你看——”

像往常一样，他给她端来热腾腾的米饭，还有煎得黄嫩的荷包蛋。

“你骗我你骗我，你自己根本就没吃。”想到自己平时是多么粗心，总信以为真地当他已吃过了，她就越发伤心。

“你吃我吃，不都是一样的？”他对她笑，笑得那么温暖，“有时我倒觉得，好东西只有你吃了，我才会觉得有营养。要是我吃了呢，营养都长到你身上去了，我可不愿干这种傻事！”

瞧他说的连篇傻话！她忍不住扑哧笑了，可泪花却飞溅出来，溅在那只金黄色的圆圆的荷包蛋上。

佛经中有个故事说：很久很久以前，当初升的太阳像一个闪光的心愿照亮沉睡中的舍卫城时，比丘向睡意朦胧的世人请求布施。他说把你们全部财富中最美好的敬献给福佑你们的主人——释迦牟尼吧！于是释迦的门徒们纷纷慷慨解囊：黄金、珠宝、锦绣华服……争奇斗艳地堆在比丘面前，可比丘弃之如敝屣，望也不望一眼。他的手里依然托着空钵，依

然重复着说过的话，献出你们财富中最美好的吧！

人们惊讶、不解：难道金银珠宝不是最好的？难道这些东西不配敬佛？

连国王也疑惑了。繁华的舍卫城在羞惭中颤栗，比丘朝前走去，他看见路边的地上，躺着一位衣着褴褛的贫妇。贫妇向他行礼，然后躲进树丛，脱掉身上唯一的那件破烂衣衫，毫不犹豫地将它抛了出来。

比丘以无限的欣喜接过那件破衣。他说尊敬的母亲啊，让我祝福你——你在一念之间圆了佛陀的心愿。

如今，对顾娟而言，丈夫就是这位无私奉献的伟大母亲。而对许许多多疑在疑难绝症中挣扎的病人而言，对于有待开发的中华医学的宝库而言，顾娟也如那位母亲，那位躲在树林里扔出自己最后一件衣服的母亲。确实，最后一分钱用在医学研究上了，最后一枚硬币花在病人身上了……生命之歌就是这样弹奏出来的。在那风雨如磐的日子里，依然有重获新生的喜讯悄悄传出，像早春的雨一样从严寒中挣扎着飘落大地。比如那位患了严重席汉氏病的少妇，平时只能靠激素维持一天算一天，炎炎夏日也不得不穿得厚厚实实。经过顾娟3个月的治疗，痊愈后的少妇特意穿上那个年代很少见的短裙，迈动一双修长的腿，给顾娟送来一块匾额，上面写着这么几个字：“顾医师，感谢您为我重新找回了夏天。”

然而顾娟自己生命中最严酷的冬天却拉开了帷幕。这或许是作为人的最大的悲哀——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组成人的生命的完美形式中，必定存在着一个黑洞，一个能吞噬一切良善、美好的黑洞。如果顾娟不为那么多病患者找回春天、找

回夏天，那么，她自己一生也许就会生活在暖洋洋的春天之中。可是正因为她为别人找回了春天和夏天，并因此而获得了那么多人的由衷爱戴，却使另一些人心底的黑洞显现了——在一个没有理性的混乱时代，在适当的政治气候的催发下。

某些人曾经奇怪，为什么顾娟总是像关汉卿笔下那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的响当当亮闪闪的一颗铜豌豆！渐渐地他们悟到，他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女人加上一个男人——由此焕发出来的爱的能量，超越了简单的加法，正以巨大的几何级数增长。在任何时候，曹一民都是顾娟背后的靠山和前方的天空。可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和劳心劳力，他自己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常常无缘无故便引起休克。

1976年12月27日。

日历翻到这一页的时候，温度计上的水银柱直指摄氏零下7度，这是上海罕见的严寒天气。为协助妻子治病救人而忙碌了一天的曹一民突然又休克了。顾娟忙用药抢救，使他苏醒过来。但因药量不够，她离开他赶到厨房里去熬制。就在她忙着熬药时，随着一声凄厉的喊叫声，一双罪恶的手向她挚爱的夫君曹一民伸去……

极度悲伤的顾娟向有关方面报案，并要求进行尸体解剖，可不仅没人理会，而且火葬场竟擅自匆匆将一民的遗体火化了，然后又通知她说：“骨灰已经找不到了。”她从西宝兴路的火葬场一直哭到福州路，最后倒在国徽庄严的公安局门前。

一天又一天，她水米不进，气息奄奄，喃喃地向每一个

前来看望的人微弱地重复着一句话：“连一条狗死了，主人也有权埋葬它，可一民……”

就在这时，上海电子管二厂的青年工人吕斌向她走来。吕斌走到她面前就哭了：“顾医生，救救我！”

吕斌生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母就他这么一个独养儿子，不久前因为持续高烧被一家大医院诊断患了淋巴癌，断定他“最多只能活两个月了”。

这消息对于年仅 27 岁尚未婚恋的吕斌，对于视他如命根的家人来说，无异于天崩地裂。他们几经辗转找到了顾医生。然而此刻对顾医生来说，她的天已经崩了，她的地已经裂了。她似乎已经没有理由再留恋这个世界，更没有理由再爱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了。她吃力地睁开红肿的双眼，望着亲爱的夫君一民——他在墙上，凝视她的双眸一往情深，一如既往。他似乎在说：“你是我生命的再现，你要永远在思想的晴空里弃绝阴霾和混乱，因为我为你点燃的真理之火正在你的手中。

“你要清除你心田里的荒蔓野草，让你的爱之花怒放，因为我已经在那里播下了种子。

“你要竭尽全力在你的行动上表现我，因为我给了你力量和勇气……”

顾娟终于从枕上抬起了头，想对吕斌说什么，可未曾开口，已泣不成声。她想对他招招手，给他搭脉，可自己的胳膊有千斤重，举也举不起。从南京赶来奔丧的婆婆一直守在她床边，忽然对她说：“孩子，我知道你心里很苦，可是这年轻人也太可怜了，你就收下他，救救他吧！”

她微微一愣，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婆婆又重复

了一遍：“孩子，你就救救他吧！”

一民，我听见了，这是你在对我说话，你让妈妈说出了你的心声！

她点点头。白发苍苍的婆婆扶起她，她用尽力气向吕斌伸出手去，那一度被铁锹磨得粗糙、但依然温暖敏感的手指按到了这个年轻人的腕上……

后来，当吕斌的儿子长得比他还要高大时，他回忆起这一幕仍唏嘘不已。面对电视采访镜头，他哽咽地称顾娟为“妈妈”。他说妈妈没收一分钱，治好了我的病，给了我新的生命。妈妈使我认清了生命的意义——那就是人活着就要像妈妈那样的奉献和爱人……

荣誉接踵而来，美国名人传记协会任命顾娟为该会终身副董事；美国传记中心宣布她为该中心的国际使节团成员，并授予她一座 21 世纪成就奖的金像，一枚以顾娟名字铸造的乌金勋章。在颁发给她的荣誉证书上写道：“美国名人传记中心在美国开会，认为顾娟是最值得称赞的人物。她事业上的成就和贡献已载入《世界 500 位有影响的重要人物》这一永久性文件。该文件作为传记流传，以激励 20 世纪当代和后代的人们。”——这一文件发行后，永远展示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里了。

会议之后，她应邀来到旧金山。这里侨界和新闻界为她安排了新闻发布会，十多家报纸争相报导，宛如平地刮起了一场“顾旋风”。中国驻美领事馆的樊建萍女士整整陪同顾娟一星期。她对她激动地说：“我在国外工作几十年，大都看见

中国人围着外国人转，现在却看到了外国人围着中国人转。我觉得骄傲极了。”

但当 1997 年她再度赴美参加第 23 届国际文化艺术代表大会，在会上阐述以治疗晚期癌症的方法治疗艾滋病并因此而取得的成果时，当港台的数百名康复者自发组织祝康会，以感恩的泪水、快乐的歌声织成美丽的花环献给她的時候……她总在心底轻轻呼唤她的一民：一民，这一切的一切，你都听见、看见了吗？

一民，你含冤走后，整整 6 个月我为你哭瞎了双眼。在那些日子里，我的眼睛瞎了，可你的慧眼睁着，所以世界在我的心中并未失去缤纷的色彩。

吕斌这孩子，端起饭来，眼泪就叭嗒叭嗒往碗里掉。他害怕顾娟的眼睛瞎了就再也治不好他的病了。他挣扎着走到外滩，又失声痛哭，伤心自己也许以后再也看不见江边的灯光了。顾娟却对他说，孩子，不要悲伤，我把药名一味一味地说出来，你一味一味地记下去配，我虽然暂时看不见，还是要把你身上的病去掉，让你的生命焕发出青春的光彩……

也许是无怨无悔的付出感动了上苍，也许是数不尽的善因如种子一样撒遍大地，终于有一颗破土而出了——命运在这时向顾娟展露了笑脸。

顾娟的眼睛在她自己的治疗下复明了。而吕斌在病愈之后，突然带了一个年轻人来见她。吕斌向她介绍说，这是他的好朋友小洪，因为听说自己的病是顾医生治好的，想请她去救救他的哥哥——他哥哥也不幸得了淋巴癌，已到晚期，全身扩散了。

不知为什么，她一见小洪，抬头注视他的目光，心就很异样地跳了一下。几乎是下意识地，她脱口而出地问：“孩子，今年多大啦？”

“22岁了。”小洪彬彬有礼地回答。

一听是22岁，顾娟更有难言的滋味在心头漾起。因为她那失散的儿子今年正好也是22岁，她那小国平也正是被姓洪的一家人抱去的啊！

不过，这世上22岁的姓洪的青年多的是，哪里会这么巧呢？况且救人要紧，她不再多言，就跟着小洪匆匆赶到医院。

小洪的哥哥已昏迷不醒，危在旦夕。她用药之后，病人醒了。一连数日，她天天跑医院，有时一天要跑几次，随时观察病情的变化，随时调整用药。她终于把小洪的哥哥从死神手里夺回来了，病情趋向稳定，病人也能够下床活动了。

而她却开始失眠了，夜里辗转反侧，白天小洪的身影一遍又一遍在眼前闪过：为什么他的眉目，他的眼神，他的端正的鼻梁和脸的轮廓，甚至他那举手投足间说不出来的韵味，跟她的一民那么像？半夜之后，朦胧睡去时，她突然做了一个梦，在梦里一民对她说：“你知道吗，小洪就是我们失散的儿子啊！”

猛地惊醒，她坐了起来，黎明的曙光刚刚照到窗棂上。回味那个梦，她又惊又喜，又是紧张又是不安，匆匆下床就去准备药，然后把药装进保温瓶，仔细包扎好，顾不上吃一口早饭，就直奔医院。

清晨的风吹来分外怡人，街上往返的车辆，仿佛在传递着一个喜讯。她想今天到了医院，碰见小洪，一定要问个清

楚，他的父母究竟叫什么名字。

然而，往日熟悉的病房里却不见了熟悉的人。小洪的哥哥不见了。人去床空，护士正在换床单——仿佛 22 年前的一幕正在重演。

她不顾一切，急急地追着护士问：“这个床的病人呢？”

“病好了，出院了。”小护士漫不经心地回答。

“病好了？这怎么可能？”她愣住了，“再说，他出院以后到哪里去了？”

“当然是回家了。”小护士觉得她问得真怪。

“你能不能告诉我他家在哪儿？”顾娟几乎是在恳求了。

小护士终于警觉地打量起她来：“你是他什么人？”

“是他的亲戚。”她支支吾吾地回答。

“亲戚怎么会不知道他的地址？”护士反问了一句，再不肯多说了。

她晓得医院有医院的规矩，问下去也不会有结果，就恍恍惚惚地离开了。回到家里，她一头倒在床上，再也起不来了。

她的心脏宿疾发作了，一连数日不吃不喝，仅靠葡萄糖盐水维持生命。在半睡半醒的梦幻中，她总是看见一民，看见小洪，看见一民和小洪状若父子的样子。后来，她实在忍不住了，欠身在床上写了一张纸条：“小洪，请你来一趟！”然后找到吕斌请他给送去了。

也许真是血脉相通、心有灵犀吧！小洪接到纸条后一分钟也没耽搁就赶来了。她没料到小洪来得这么快，望着他，百感交集，反而说不出话来了。小洪却很着急：“顾医生，你怎

么了？怎么突然病成这个样子？到底哪里不舒服？要不要我陪你去医院？”

看他那关切的眼神和一脸焦灼的模样，简直就是一民的再现啊！泪水从她的眼角慢慢渗出来，她咬住嘴唇不敢出声，只怕一出声，小洪就像幻影似的不见了。

“顾医生，你有什么心事，就说出来吧，说出来心里会好受一些。”小洪好像觉察到了什么。

他那么温和，那么善解人意。她泪如泉涌，正想心一横把憋在胸口的问题问出来，话到嘴边却变成了：“你哥哥现在怎么样？”

“我哥他……”小洪垂下头去，突然语塞了。

“怎么？他又恶化了？”她一下子提高了声音，非常生气地责怪道，“不是我说，你们也太不像话了，刚有一点好转，就急着出院了，我找都找不到。其实他那个病非常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人命关天的事啊，你们家属怎么这么大意！”

“我妈妈说，已经好多了，不要再麻烦顾医生了，所以就出院了。”小洪吞吞吐吐地解释，“刚出院时，还蛮好的，后来因为嫂子跟他吵架，他一生气，突然……就不行了。”

“唉——”顾娟不由得痛惜地叹气摇头，“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她叫王承瑛！”小洪清清楚楚地回答。

“你爸爸呢？”顾娟的心要跳出胸口了。

“爸爸叫洪根发。”

“那么你呢？”

“我的名字叫洪国平！”

国平，我的平儿！你真真是我的平儿，一民，我们的平儿找到了，我们的平儿就在眼前，他长得多高，多帅，多像你啊！

然而认领国平回家却并不那么容易。正因为王承瑛有所觉察，所以才不顾大儿子的生命安危，急急出院转移。在她的心目中，自己从小奶大的这个小儿子国平，已经比亲骨肉还亲了。她主动提出拿1万元送给顾娟，请她不要再认国平。在70年代末，1万元是个不小的数字，绝非一般普通家庭所能拿得出的。然而顾娟又怎么可能以区区1万元放弃自己的儿子？但她以一个母亲的心怀体谅着王承瑛，她表示洪家一天不想通，她就不会贸然行事。

可儿子的心碎了。手心手背都是肉，两个妈妈都是好妈妈。记得小时候跟哥哥吵架，不论对错妈妈总是偏向他；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别人可以没有，但总要独独给他留一份。这一切，点点滴滴，他都记在心头。可顾娟妈妈现在一个人，她更苦啊！儿子含着泪水向王承瑛诉说。王承瑛也哭了：“孩子，妈真没白养你，妈实在是舍不得你呀。你从小不缺吃不缺穿，现在你还有一个哥哥在国外工作，常有外汇寄回来。我们一家可以过得很好。可你的亲妈妈顾娟却一个人生活，自己那么苦，还要不断地掏钱救病人，你跟着她要受罪的呀！妈怎么忍心看你去受罪呢？”

“妈妈，我的好妈妈，”国平哽咽道，“正因为我的亲妈妈太苦了，所以我想跟她在一起生活。她救了那么多人，可是她自己病倒的时候，却孤零零地躺在床上。我想回到她身

边，侍候她照顾她，让她快乐起来健康起来，能救更多的病人……”

“孩子他妈，国平说得有理，你就让他去吧。他永远是我们的好儿子。”洪师傅在一旁劝说了。

1979年底，深冬的风里透来早春的消息，经法律部门办理相关手续之后，顾娟接回了自己的儿子——丈夫曹一民留下的唯一血脉曹国平。

儿子是好样的，每天除了上班，就是补习中医学知识，还用自行车载着母亲到处出诊。极度的疲劳和缺乏睡眠，使他在上班时体力不支而酿成工伤，全身大面积被烧伤。顾娟心疼，但不心软，她还要考验儿子能否成为合格的福寿堂第十五代传人。她问他：“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当然是像妈妈这样的人了。”国平不假思索地回答。

“那么，你不想发财吗？”她故意又问。

“发财？”儿子愣了一下。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在我们这个国家从闭关自守走向改革开放的日子里，每一个生活在这片国土上的人都会明白这一个最浅显的道理：虽然钱不是万能的，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而顾娟的老病人聚在一起，常常重复的一个话题是：“如果顾医生要发财，她每个汗毛孔里都是美金、港币、日元……”

这些话大家当着顾娟的面以戏谑的口吻说出来，她总是宽容地笑一笑，以慈母看待顽童般的目光看着他们。他们的眼睛湿润了：“顾医生比雷锋还雷锋……”1996年和1998年，在由中央卫生部和国务院体改办先后派人来上海召开的座谈会上，一百多名患者异口同声地说：“顾医生为我们治病从来

没收过一分钱。”

她一生中破例收费的唯有一次，那是在 1998 年夏，长江沿岸抗洪救灾时，她正在美国访问，突然一改义务巡诊的规矩，对病人付出的美金来者不拒。那次的收入，她悉数捐给了灾区人民。

在国平刚回到身边时那段依然清贫而艰苦的岁月，顾娟对儿子的教育是语重心长的。她说：“要想发财很容易，只要妈妈以后不义务行医，财源就会滚滚而来。可是，如果你想成为福寿堂的第十五代传人，就要有‘拔众生苦，与众生乐，救患者于水火’的精神，就要永远只讲奉献，不思索取，把爸爸妈妈的研究成果尽快学到手……”

“我明白了——”儿子果然一点就透，“爸爸妈妈所给予我的，不仅有医学上的，还有精神上的，那是一种……就像佛教里说的普度众生的精神吧！”

顾娟欣慰地点头，福寿堂终于有了第十五代传人！

1987 年，前面提到的林迦南先生在陪来自台湾的陈先生前来治病时，亲眼目睹了这对母子是在怎样一个狭窄窘迫的空间里治病救人，普度众生的。

说来也是一份奇缘。林先生去和平饭店看望来沪出差的福建老乡蔡先生，与蔡先生同屋住的就是台胞陈先生。林先生与蔡先生谈笑风生，陈先生坐在一旁神情落寞，郁郁寡欢。林先生以为自己影响了对方休息，心里不安，就想约老乡出去谈。可是陈先生突然站起来说：“我马上去杭州，林先生不要走了，今晚就睡我的床，你们好好聊吧！”

这不是烧香的赶走了和尚吗？林先生更不安了。可陈先

生说走就走，林先生只好祝他旅途愉快，玩得开心。

陈先生走后，老乡告诉林先生说，他是在从香港到厦门的船上认识陈先生的，当时两人住在一个舱内，聊得投机就成了朋友。无意中他说起自己要来上海出差，陈先生一听，就跟他一起来上海了，完全漫无目的。这位台湾同胞的行踪实在有点古怪。

更怪的是第二天大清早，陈先生突然又出现在他们面前了。林先生大为惊讶：“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在杭州没玩吗？”

陈先生苦笑一笑：“玩什么，坐计程车四处看了看，没住下就返回了。不过也算是……坐车观花吧。”

说话间，他的眉宇间似有一股挥之不去的灰暗苦涩的意味。叹了口气他又道：“我从小生活在台湾，大陆一个亲戚也没有，要不是在船上认识蔡先生，连朋友也没有一个。可这里毕竟是我的祖国，我生命的根。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到处看看，到处走走，完成我生命的一个过程……”

说到这儿，他突然语塞。林、蔡二位也听得一阵感动。林先生忙说：“我们都是你的亲人。你到了上海，就像到了家一样，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千万别见外。”

“那么林先生，你在上海是否认识好的中医朋友？”陈先生沉吟了片刻，又道，“不瞒你说，我胸口不舒服，想找中医看看。在台湾西医比较发达。可是我相信，最好的中医一定在祖国大陆！”

“好的中医，我倒认识一个。”林先生于是带他来到了顾娟家。

这是玉田新村的一个小单元，进去就是厨房。已是晚餐

时分了，儿子国平在厨房里忙碌，煤气灶开着，锅也正煮着，可是从锅里飘出的不是鱼肉饭菜的香味，而是浓郁的药香。穿过厨房，一个窄小的房间就是卧室兼客厅了，而屋内除了简单的床和桌椅之外，就别无他物了。不过那从厨房里飘散进来的、弥散在每一寸空气里挥之不去的药香味，为这黄昏的陋室营造了一种神秘而奇特的氛围。

很难说林先生在踏进屋内的时候心头是否闪过过一丝失望，因为这毕竟与他想象中的名医的居住环境相去甚远。然而，当他坐下来诉说自己的病情时，顾娟以一个极优雅迷人的手势制止了他：“你不必说，我来告诉你。”

他闭了嘴，不知怎样来形容自己的惊讶和意外，在难以言说的期盼中伸出了他的手腕。可是顾娟在把脉之后只字不提他的病，却问他：“这次你有亲属陪同吗？”

他摇摇头。顾娟又问：“打算什么时候回去？”

“已买好了明天的票。”

顾娟沉吟片刻：“你从台湾远道而来，如果我不把实情告诉你的话，太对不起你了；可是告诉你了，又怕你经受不起……”

林先生在旁，一听这话，晓得问题严重了，心里替他的台湾朋友捏了把汗。可陈先生反而不以为意：“你尽管说，尽管说。”顾娟还在犹豫，他马上又道，“我在台湾自己就是开医馆的，我也访遍了台湾的名医，我对自己的病是心中有数。”

“既然如此，那我就直说了。”顾娟望着陈先生，“你的病是晚期肝癌——这是我要对你说的第一句话。”

林先生吓了一跳。陈先生还是不惊不乍，连连点头：“佩服佩服，台湾医院给我下的结论就是这样。”

“陈先生，我也该佩服你，”顾娟柔和地接过他的话，“你在知道自己病情的情况下，能够坦然、积极地去面对，说明你在精神上已经取得了胜利。所以我要对你说的第二句话是——如果你相信我，那么你的病一定能治好。”

陈先生愣住了。屋内静寂无声，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

“你的病一定能治好，一定能治好——”

这是任何一名病人最爱听的话，偏偏，又是任何一名医生最不肯说的话，尤其是面对九死一生的癌症病人。

但半个世纪以来，顾娟已不知有多少次面对她的病人重复这句话了。有一次，她与上海佛教协会会长、玉佛寺住持真禅法师交谈时说：“这么多年，我始终有一种真切感受，只要有了普度众生的宏愿，那么在替人治病时，就会产生一种能治好此病的信心，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

也许正因为这股不可思议的力量，使她的中华医药知识总是能发挥出最大的效力。

果然，在短暂的沉默之后，激动的泪花在陈先生的眼底闪出了亮晶晶的光芒：“谢谢你，顾医生，谢谢！我从生病到现在，我的医生、亲友，所有的人，他们都对我说，想开点，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没有一个人对我说，你的病能治好。今天你对我说了，我的病一定能治好。我不走了，马上去退机票，我……我的眼光真的不错，最好的中医在祖国大陆，最亲的亲人在祖国大陆。我相信你，顾医生……”

“名利竟如何？岁月蹉跎，几番风雨几晴和；愁水愁风愁不尽，总是南柯。”在当今光怪陆离的商海大潮中，忙忙碌碌的现代人如果能静下片刻，读一读郑板桥这首词，或者会生出几许感慨，几番惆怅和无奈；或许还会问自己，如此搏命挣钱究竟是为了什么？生命的意义何在？

记得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很久以前，有人问一位禅师：“一滴水如何不干？”禅师回答：“滴入大海里。”

确实，人的生命有限，而慧命无限。个体的人生，无论怎样光辉灿烂，也如朝露般转瞬即逝。如果这颗露珠投入大海，那么它即获得了海的磅礴、海的力量、海的永恒！反过来，整个大海的辉煌也是由一滴滴水珠组成的。顾娟就是这样的一滴水珠。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来自世界各国的病人自发地组成了一个类似“旅游团”的团体来到上海，住在顾娟家附近的宾馆里，期待她的治疗。

本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顾娟的善举超越了种族、肤色、国界……她以完全忘我的精神投入到无穷无尽的普度众生的工作中去。甚至投入的不仅仅是她自己，还有儿子国平，白天协同她出诊、看病，晚上做研究；媳妇菲菲兰心蕙质，所有病人的药都在她的掌管之下发出去，细心、周到而准确，从未有过一丝差错。连小保姆们也无暇专注于家务事，一天无数次接听病人的电话，其语言修养已能和专业的护士小姐比美了。

岁月无情。顾娟已进入了古稀之年。然而她依然沿袭过去的习惯，黎明即起，每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的睡眠。在外忙

碌一天滴水不沾，回到家里，病人已坐满了房间。看过病人，还要对一个个病例做研究。有很多人患的是绝症，须全力以赴，人命关天，丝毫不能马虎。她没有一天能在凌晨前入睡。好几次她因过度劳累而昏迷摔倒，儿子心痛得不知说什么好，有时就强迫她休息。可她总有办法逃避过儿子的视线，出现在病人面前，还像孩子般得意洋洋地说：“我很‘霸道’的，在家里谁都要听我的。”

儿子急了，使出了杀手锏：“妈妈，你这么不爱惜自己，爸爸知道了也要难过的。”

只有在这时，顾娟的眼圈红了，不敢再“霸道”，却反反复复地诉说：“平儿，你爸爸走后，我也就跟他一起走了。余下的时间，不是我的，而是属于病人的。是你爸爸的精神，你爸爸的爱心，通过我，留给这世界的……”

父亲的血在血管里沸腾，儿子忍不住泪流满面。1996年岁末上海电视台的记者对他采访时，他几近哽咽地说：“妈妈把自己的一切都已置之度外了，已经不考虑自己了。她已完全进入了一种境界，普度众生的境界。”

如此奉献，如此付出，依然有中伤，有打击。而与此同时，来自海外的邀请函，则一封接一封，优厚的待遇，优越的研究条件，不是没有诱惑。夜深人静，望着丈夫的遗像，她默默低语，双泪长流：“一民，怎么办？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看到美国、日本……人家那么重视中医研究，我心里着急啊！”

“蓉蓉，我知道你不会去的，你不会离开我。中华医学属于中国，福寿堂要办在中国。”

“一民，是的，是这样。我知道你会这么说，因为我的一切感知都含着你的意志，我的一切行动都带着你的愿望……”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凡坚韧不拔者，终能修成正果。”她似乎又听见了一民在数十年前对她说的话。

毕竟时代进步了，修成的“正果”也终于得到了承认。她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国内的媒体上，1999年岁末她被评为“上海侨界十杰”，新世纪之初，国家又授予了她“20世纪杰出人物”的最高荣誉，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还是那么忙碌，还是那么精神焕发，有时她自己也奇怪：“自从我先生去世以后，我的饮食习惯就改变了。过去荤素不论，现在只能吃素的了；过去饭量适中，现在半小碗白饭，小碟子里几筷蔬菜就够了；偶然吃点水果，橘子只能尝两瓣，苹果只能吃一牙儿，从未吃下去一个完整的。从早到晚讲那么多话，费那么多神，从来不喝一口水，竟也不渴，也不累。好像两个人的精气神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

病人也心痛她：“顾医生，你把好药都给我们病人吃了，你自己也要补一补啊！”

“我会补的，会补的，但不必吃药。”她笑吟吟地说。

过年的时候，过节的时候，难得闲暇片刻，她独坐沙发，酷似观音的脸上漾起微笑，可爱的孙儿孙女绕膝嬉戏，也不能吸引她。她只是自顾自笑着，那慈祥的、柔和的、发自内心的喜悦的微笑，久久地在脸上荡漾。儿子悄悄走过来：“妈

妈，你又在想，又在回忆了——”

她在想所有她治愈的病人，想他或她的家，他们此刻在干什么？想他们每一家都在团聚，都在享受着夫妻恩爱、天伦之乐……

想着，笑着，她对自己说：“我多么快乐啊！”

无私的奉献不会使自己贫困，她心灵的世界拥有无量的财富。面对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的记者采访，她说：“我的药不久要普及全世界，要让世界上的人得了癌症就像得了伤风感冒一样。这是我先生的心愿。有人觉得我年纪这么大还想入非非，不是在胡思乱想吧？是的，可能是胡思乱想，但有想法才能去做；不要怕想，想并不难为情，人就是要往想的道路上去走，去做。今天不成功，我明天还有儿子，儿子还有孙子……”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梦幻的世界里她并不孤独——他与她在一起。他与她比翼齐飞。每天，每个晚上，她都亲手为他盛一碗饭，摆一双筷；每天，每个清晨，她都为他梳妆打扮，一抹唇红透出永远的生命活力。

当今世界，女性服饰琳琅满目，她只钟情于飘逸的长裙，即使隆冬也不改变。她知道，当她穿着不同颜色、不同款式的长裙走出门来时，他正在遥遥天国俯视着她。这是他们的默契。他会满怀喜悦地欣赏她，爱她，接受她永不衰老的内在个性所焕发出来的青春美丽和爱。而她也把自己的手交递给他。他们依然手牵着手向前走去，在茫茫的宇宙里，永不驻足……